

科學與信仰

最近我出門傳信息，各地常要求我講一個專題：科學與信仰。我不說我有資格來講這個題目，至少我應當交代一下，為什麼這也是我有興趣、並從事研究的題目。

學生生涯

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卅日晚上十二點左右，在一個退修會中，我遇見主，信了主；主呼召我事奉祂。這是一個超乎理性的經歷。我是讀物理的，台大物理系畢業以後，一九六七年來到康乃爾大學從事固態雷射的研究。

我從退修會回到康大讀書，裏面有很大的衝突與掙扎。過了幾年，主的呼召越來越顯明，我就離開學校，出來事奉主。我沒有想到代價的問題，而是覺得除了順服主向前走，我的一生沒有什麼價值。我不覺

得自己捨棄了什麼，世界上可以少我一個物理學家，卻不能少我一個事奉主的人。我事奉主廿年來，又像知道又像不知道，主為什麼會把我放在讀科學的背景中。

以前我讀書，目標當然是要得著一個Ph.D.，從前我也想過：我明明是讀物理，為什麼卻要得一個「哲學博士」的頭銜？多少年以後，我才明白：讀理工科的人所得的學位為什麼稱作哲學博士。原來一個人若有相當的學問，他應當知道，他的生活基本的哲理是什麼。希奇的倒是，今天哲學博士滿天飛，卻沒有幾個人能說出基本生命生活的哲理。就連物理博士也不能說明這個宇宙和他的關係是什麼！

廿多年以前，我在台大畢業，他們給我一個理學士學位，那時候，我看不大起這個學位，後來在康乃爾大學，我又取得一個應用物理學的碩士學位，然後出來事奉主。兩年以前，我又重回學校讀書，修了兩個學位，我倒很珍惜它們，雖然這不是什麼名校給的學位。我沒有想到主還給我機會讀到這兩個學位：一個是文學碩士，另一個是神學碩士。我珍惜它們，因為這是我自己要讀的，以前選讀物理，那是分數、是前途、是家庭推著我讀的。簡單說來，如果我讀完了Ph.D.，我的生活會有很好的保障。

有一位牧師會到康乃爾大學來講道，他講到近代讀書人的五子登科：車子、房子、妻子、兒子、金子。到了年紀大時，還有鬍子！以前我讀書，似乎是為了一個看得見的目標：能生活安逸，有經濟基礎。

研究啓蒙運動

我已經事奉主廿多年，現在又重新讀書，老實說，並不能給我增添什麼「生活保障」或「升遷」的機會，我還是照舊作我的傳道。我讀書，那是因為我需要知道，為什麼今天世界會變成這個樣子？這不僅是為我自己、更是為著眾人。

我第一個學期在神學院選的課，是「啓蒙運動」。啓蒙運動是從一六四八年起到一七八九年，約有一百五十年之久；這個運動影響非常深刻。今天我們選的題目是「科學與信仰」，這個題目是三百多年以前種下去的因。中世紀以前，這不會成爲題目，那時候，西方的國家，歐洲大陸上只有一個宗教信仰，也沒有什麼近代科學。十五、十六世紀的科學，就是煉金術。今天科學的發展，演變的結果，影響人類不知道有多深！尤其是思想。這是許多讀科學的人沒有想過的。

似是而非的真理得著澄清。改教運動的突破，不僅建立了近代基督教與老的天主教分庭抗禮，也造成了天主教內部的改革與淨化。這兩個運動都已經時過境遷，而他們的影響，自有歷史作爲見證；唯有這啓蒙運動的思想，歷二百年來卻不衰，或竟可以稱爲方興未艾；我們深入研究，可收鑑古知今之效。

牛頓與自然神論

啓蒙運動有三個鼻祖：洛克、牛頓和培根。我是讀物理的，我立刻注意到其中一個是牛頓（1642年—1717年），他是古典物理之父。在當時沒有電腦，他能算出非常重要的三個定律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萬有引力定律。另兩個是直接觀察所得，靜者恆靜，動者恆動；加速度與施力成正比，力量等於質量與加速度的乘積。但是他最大的發現是萬有引力的定律。他採用了別人觀察所得的數據，看見九大行星運行的結果，認爲必定有一個力量拉住星球；否則它們沿著直線往前行，必永遠看不見了；不會有圓週運動，橢圓運動，不會有週期；我們也不會看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氣候的輪轉與不同，星座的位置有規律的回來，行星繞行太陽的固定關係等等。牛頓由此推想：物質之間

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開始，才有科學的萌芽，起先是天主教內部產生的運動。開始的口號，是在神所創造的中間，人應當追求並享受神創造的好處。文藝復興就是復原運動。他們盼望在古典的希伯來文及希臘文中尋找一些靈感；這原是對中世紀宗教的僵化思想產生的反應。在這運動的後期，掙脫了傳統的思想；舉例來說：米開蘭基羅作大衛的裸體像，主題是宗教的，表現手法卻是反束縛的。從此以後，藝術與文學（也包括音樂）開始大革新；這一趨勢一直發展到改教運動，接著就是啓蒙運動。人發明了所謂科學方法，開始研究神創造的萬有。

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，不是一連串有計劃的設計，而是因勢利導，對思想壟斷的反應。十四世紀以前，教會控制了人的思想，教皇被視爲神在地上的代表，君王也需要他的承認。他們認爲神的國度藉著教會臨到地上，所以每一個生下來的人，是當地的國民，又是教會的一份子。（這與聖經所講的，有很大的不同。）教會的意願就是神的意願，也是國民信守的義務。

在這三個運動中，文藝復興對教會也有正面的貢獻，主要是藉著研究希伯來文與希臘文，（並早期拉丁教父的著作）促進了對於聖經原文的考證，使許多

總有一個拉力，那個拉住的力量就是萬有引力。他研究，計算出萬有引力與距離平方成反比。自從他發現萬有引力以後，整個物理界改變了。

牛頓在三十歲以前，他在物理和數學上的發明就完畢了，三十歲以後，他開始研究聖經，他化了許多時間研究但以理書。姑不論他解經對與不對，一個像他這樣的物理奇才相信神的創造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當時他研究自然律的動機，是要發現神創造中的規律，有人批評他是自然神論的始祖。牛頓研究神的創造，研究的結果成爲近代科學的基礎，認爲理性可以明白神的創造。（至今還是這樣。）他所造成反面的結果，使人們認爲理智可以「判斷」神的創造。這裏有一個先存的假設，就是神的創造必定是合乎理性的（自然神論）。真的如此嗎？理智有可能明白神的創造；但是它越過了分別界線，認爲神的創造必須合乎人的理性，就錯了。

我在沒有信主以前，也是這樣，總是認爲能找出理由來我才相信。這個根實在是由於受啓蒙運動的影響，凡事求諸理性。在求學的過程中，教育就是培養你的理性，尤其是「理科」，理性强的分數就高。不知不覺，教育成爲理性掛帥。學生不知道除了理性還有什麼。以爲理性通過的事，就是「對的」。至少照

著你來看是對的。因此在不能僅靠理性判斷的事上，像神的事，你也把他放在理性中來判斷，這是造成你不信的原因。不是你不要信，乃是你不明白信心的範圍不同於理性的範圍。神的創造不違反理性是一面，神創造人也不止是理性的一面。

理性主義的發展

剛才我們提到啓蒙運動的三個鼻祖是洛克、牛頓與培根。洛克不是一個科學家我不去說他，只提說他影響了美國立憲。培根（1561—1626）是實驗主義的鼻祖：每一件事情都要經過實驗才算數。培根的思想以後成爲「實驗方法」，幾乎無人不知。簡單來說，就是觀察、分析、假設與實驗。

從培根到笛卡兒，這一「實驗主義」又進了一步，笛卡兒的雕像上寫著：「我思故我在。」他是「懷疑主義」的鼻祖，什麼事情先不接受再說！所以他問到最後連自己的存在都是可疑的。好像溺水者抓住一葉浮萍，他的解救是建立在「人會思想」這個事實上，（我思故我在。）

中世紀以來，教會傳統上以宣告與啓示傳揚福音的路受到了挑戰，教會的宣告與教條不再是最後的權

柄。從前的真理是教出來的，傳福音不用打思想仗，只要宣告：你有罪，神因爲愛你之故，耶穌基督降世爲人，爲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接受祂的救恩，這就是悔改得救了。這還是對的教條。尤有甚者，教會理出一些教條，規定人如此如此就能得救，人也接受了。

啓蒙運動開始以後，理性主義，懷疑主義進到福音的爭戰裏來，近代人在傳福音以前，先要解釋有神。碰到「笛卡兒的學生」，他會說：「我不知道，我不相信，我是讀科學的。」其實，許多的精力，消耗在沒有意義的反對中。

「從懷疑到信仰」這類書，寫的人都是先懷疑才相信，不少人看了這類書也許懷疑過了就不信。人真是愚昧。詩篇十四：「說「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。」懷疑主義的問題（難處）就是懷疑。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：「懷疑主義是不可懷疑的嗎？」

啓蒙運動的鼻祖開始並不是反對相信有神，牛頓相信有神，但是從他們發展出來的思想是自然神論，自然神論是用人的理性限制了神。神是超越理性的，除了神的創造，我無法解釋宇宙的來源、人的來源、物質的來源等等。

進化論

我遇見許多人不相信神的創造，卻相信進化論。我信主以後，頭一個有興趣的事就是研究進化論是否對。這是在科學與信仰上第一個研究的課題。

進化論是說人與受造之物，是由簡單進化到複雜。我在大學一年級時，算是高材生，自以爲了不起；有一位同學是台北最有名婦產科醫生的兒子，他是讀化學的，還有兩位是自認爲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，我夠不上他們，但是我也與他們一起研究宇宙的問題。如果生命並非由計劃而來，那麼我們就要計算或然率，這是一個數學的問題。

有一個理論說，地球表面上有大的能量，可以合成氨基酸。今天科學家在一个可控制的實驗環境中，可用人工方法將基本的氮分子等製造成氨基酸。自然界的能量有些用不上，例如地震，但是雷轟閃電倒用得上。如果閃電忽然打在幾個合適分子上，經過化學作用就成爲氨基酸，氨基酸是細胞生命的基礎。

長話短說，我們幾個學生用了不少的數據，又加上許多合理的假定，算來算去，需要十的八次方年數，才會有一次成功的機會。但是地球沒有這麼老！所以這個理論大有問題。不僅如此，不談氨基酸的產生，還有由氨基酸引動的下游變化也是問題。如果兩個氨基酸，一個在加拿大的多倫多，一個在紐約州的布

法羅，沒有機會碰到，底下也不可能再有進一步的合成蛋白質。如果一個在紐約市，一個在聖路易，要有多少個氨基酸才可能碰到啊！地球有多大？即便許多地方有氨基酸、有蛋白質出來，這還不是生命。算來算去，地球不夠老，這是很大的問題。

講進化論的人，不負責任，只是講地球很老很老！我還沒有信主以前，就知道有這個問題存在。不過當時因爲不信主，又認爲相信神的創造是過時了，就只有暗暗希望科學家們，包括地質學家、天文學家，能「證明」地球的年齡，或宇宙的年齡是無限老，那麼進化論的立論就有立足的可能了。今天抱這樣希望的，還是大有人在！

我信主以後，就有了另一個問題，是關於熱力學第二定律的。第二定律告訴我們：在一个封閉系統中，混亂狀態的走向是一定的。好比東西掉在地上，掉的時候就有熱能放出，這能量是不可回頭的。除非有人（外來的能量）把他們放回架子上，（開放系統）否則不能恢復秩序；而放回的時候又有熱能釋放，這熱能也不能逆轉。熱力學講論物質的質點是沒有生命的，如果沒有活物的干預，最後宇宙會變成同質的恆溫，可用的能量都消失之時，就是宇宙「死亡」，這個過程與結局是自然產生的，無法再回頭。進化論

的走向，認為物質由簡變繁，是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。

另一個問題牽涉到質能互換。能量能變成物質，物質能變成能量。如果進化論都是真的，那麼：「物質從那裏來？」仍是一個基本的問題。你不能說物質也由進化而來。人有物質，花草動物都有物質。生命現象所必須的物質從那裏來呢？他們說物質從能量而來，那麼能量又從那裏來？從物質來！好吧！能量與物質從那裏來？這是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。宇宙的起源，不論推說是物質，或者能量，都是不負責任的說法，都沒有解決的它本身來源的問題。

聖經的答案很簡單：這是神的創造。有人以為這可好了，抓住信仰的小辮子：神又從那裏來呢？聖經上說，神是自有永有的。至少這是一個爽直的答案。你相信自有永有的神容易呢？還是相信自有永有卻無理性，無智慧，無生命的宇宙容易呢？

統一論與相對說

十七世紀理性主義開始，人以為掌握了神創造的條件，以為找到了宇宙的鑰匙。現今雖然啓蒙運動的時代過去了，但是它的思想還存留在人的觀念中。

海森堡的「測不準原理」是說，你不可能同時發現一個質點的位置與它的能量，中間必定有誤差，你用的測量工具（通常是用光子）本身就會影響它的能量。愛因斯坦不接受這個定律；他說，神不會與人玩擲骰子遊戲。今天許多人認為愛因斯坦太固執了，但是，誰知道呢，幾百年後，或許又有新的理論出現，究竟何者為真呢？

司提芬哈根說，假若我們能找到統一性的理論，這就是人類理智最高的勝利。這時候我們就能有了神的心思 (Mind of God)，有趣的是聖經一再講到基督的心 (Mind of Christ)，卻不是指物理的發現。我們所說基督的心，是以降卑顯明榮耀；這一類的思想，不信主、沒有重生得救者是不知道的。

哈根又說，物理所做的工作，可能今日神學家已經做到了，他是相信有神的。他用一個比方說：如同我們爬過喜馬拉雅山，卻看見神學家已經在那裏等我們了。他的意思是，人類追求認識神，等到你真正認識神時，可能你的發現就是聖經中所啓示的神。這是自然神論者能給人最大的安慰、方向與目的的保證。

我們回頭看歷史的見證。自從十三世紀天主教最重要的神學導師亞奎那（多馬氏）認為，理性可以證明有神，理性主義的上限已經定了。可能我們藉著理

司提芬哈根是坐輪椅的人，他的手殘廢，但是他的嘴咬住東西能打字，他的頭腦是一等的聰明。他的一本通俗性的著作「時間的簡史」(A Brief History of Time)，研究整個宇宙的進展。他拿到諾貝爾獎金，他是現代自然神論的代表人物。自然神論是相信神的創造，卻不認識這一位神。這一派的人知道：若是不相信神的創造，問題就越來越多。

哈根說：假若我們能找到基本的方案，就是在物理界中找到統一理論 (Unified Theory)，我就能用這一個公式解答宇宙的奧秘。

牛頓講的力學很簡單，三個坐標XYZ，右手定律；後來馬克斯威爾電學把磁場也放在裏面。物理定律都在一個統一的數學公式裏面了。在這個系統中，時間經由虛數的數學運作，美妙的成爲第四度空間。

不幸的是愛因斯坦發現了「相對論」，他說光線走的不是直路，在重力場中要轉彎；於是線性的、單純的坐標系統瓦解了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他的數學運導，建立在一個不起眼的假設上，認為光速是常數，並且又是一切已知速度的上限。這個假設直到現在沒有人推翻。但爲何這樣、卻無人有圓滿的解釋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使原先古典力學的公式不夠用，因此今天科學家仍致力於尋找更完整的統一理論。

性能夠證明有神，卻不能認識這啓示者、神的自己，這是理性主義的上限。七百年來，人的進展不過如此！

康乃爾大學的科學家卡爾賽根，宣傳無神的思想，他就是在電視節目中常說：「億萬年，億萬年以前」的那一位天文物理學家。司提芬哈根請他寫序言，他說：「這本書是關於沒有神的書。」同樣的數據，同樣的結果，同樣的東西放在各人面前，一個是自然神論者，樂觀的認為可能我們有一天會找到答案。另一位卻斷然的宣告，有一天人能宣佈沒有神！

宇宙的現象究竟能否有統一性的理論來解釋，還不知道。宇宙的起源，現在最流行的包括「大爆炸」的理論，假設宇宙的開始，是一聲大爆炸。至於大爆炸從何而來？爆炸以前有沒有東西？「宇宙」有沒有定義？科學家暫時不去管它。

我聽見一些科學家講，爆炸以前沒有東西。這是最聰明的人、最有理性的人所能想通的。若是爆炸以前還有東西，那麼大爆炸就不能是起點了。這些物理——哲學非常迷人，（物理已經不得不侵犯到哲學的領域了。）但是，這些「哲學」能否證明其真實呢！如果你要回答這些問題，你就成爲哲學家。因爲這裏的答案不在於物理，或理性本身的答案，乃是你必須

有一個超然的宗教觀，或者哲學觀才成。

知識的研究

信仰與科學的分別在那裏？許多人得了Ph.D的學位，現在他必須用哲學的立場來批判科學的答案是否有意義；但是缺少對神及其創造正確的觀念，這是不可能的！這是現代知識份子最大的苦惱，一面他在無意義之中浪費時日，直到找到生命的意義；另一面他的驕傲不肯認輸，又使他拒絕神的救恩。

你作為科學家來反對神，有意義嗎？到底科學給了你什麼？人最狂傲的時候大概是從高中畢業到大學畢業。從前台大有一屆畢業生，六個好朋友畢業的時候去照了一張相，相片上提了幾個字：「天下七大高手」，這幾個人都很聰明，又自命不凡。有人問：爲什麼你們六人卻是七個高手？他們說：這是提防有人不服氣來找場子。他若也自認爲天下高手，就算他一個吧！

聖經上說，神賜恩給謙卑的人，攔阻驕傲的人，這是很大的警告。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，因為我遇見了主，二十幾年以來，我看到的事情多了，我終於明白神叫他們落在自掘的坑中；你以爲能憑著理性認識

神，神就讓你化盡一輩子的努力，去研究你的科學主義。

說也希奇，在那一百四十多年中，歐洲大陸上人才輩出，釀成了啓蒙運動的氣候；我們隨意列舉一些名字，說起來都是赫赫有名的人。先我們已經提起過洛克（1632—1704），他影響美國憲法，他是自然神論者。最早那些自然神論者都是從基督教背景出來的，他們的父母是敬虔愛主的人，神給他們智慧，來明白神創造的奧秘，但是神沒有把信心放在理性中。

伏爾泰（1694—1778）是小說家，他善於藉著小說中主人翁替他說話，說出他的思想。凡是反對信仰及教會的話，（當時教會還有相當的輿論及約束力。）他就用第三人稱來說，使你抓不到他的辮子。

所有一切的知識都是從神而來，雅各書講，各樣美善的事物，都是從眾光之父那裏來的。保羅說，神是厚賜百物之源，叫我們享受祂的創造。狄德羅（1713—1784）是「百科全書派」的開山祖師。他所有的學問都放在書本中，但是，神沒有叫我們做百科全書派而不要神。今天各位追求學問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忘記：世界所有知識的總和，還趕不上神的一根小手指。

懷疑主義

盧梭（1712—1778）寫了民約論，影響法國革命甚鉅，可是他的道德水準不夠高尚。從笛卡兒開始以懷疑作爲思想方式，到休謨（1711—1776）成了懷疑主義（Skepticism）的集大成者；他的懷疑還有嘲弄的色彩。他對許多事情從懷疑的角度看，其實他先有一個假設。他讀聖經，先假設沒有復活；他把復活的事都去掉，然後加以批判。他到最後，連理性都懷疑掉了，他甚至懷疑從理性得到的東西到底存在否？其實他是很好的哲學家，不是糊塗人。

萊辛（1729—1781）寫了一本小說「智者拿單」，其中有三個主要人物：基督徒、猶太人和一個無神論者。他認爲最有道理的是猶太人（智者拿單），他認爲正確的理智會導致真理與快樂。

萊辛替雷馬銳（1694—1786）發表了他的遺作。雷馬銳說，人類由理性必定能推出一個宗教，並且比啓示而得的宗教更確定。雷馬銳的思想，影響了史懷策，後來史寫了一本書「歷史上基督的質疑」，否定了福音書中可以認識真正的基督。

感性認識論

啓蒙運動的結束人物是康德（1724—1804），他的父母非常虔誠愛主，而他否定啓示，他追問人怎麼能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。（這就是認識論。）他的認識論奠基在感性上。他說，凡是自身能接觸，能經驗的範圍才是真的東西。他沒有否定宗教，但是他宗教的結論是人類學與道德觀，他開了唯心主義的大道。

康德對啓蒙運動的解釋，就是認爲現在人類已經發展到成熟的狀態（*Man has come of age*），所以人做自己的主人，不需要別人來管，不需要律法與宗教。人一切所知道的事情，都是從知覺的範圍，感性中吸收的，他的世界分成唯心、唯物兩大部分。

啓蒙運動以後的黑格爾，他的「三段論」就是正、反、合。先有正的命題，因這命題不完全，所以有反的命題，又成爲新的「正」命題了，又挑起反的，再調和，因此知識越來越進步。他的重要作品是「哲學的歷史」，把人類歷史的研究哲學化。至少他企圖對歷史提出解釋。

他很喜歡印度，對中國卻不太了解，且看不大起的，他講印度有朦朧之美。他的理論很好，但都不是真的，因爲他是唯心論。他認爲人類的歷史是連續的，這個「連續」是時間上的連續，在不同的地方發生了

承先啓後的影響；至於這其中的來龍去脈，他幾乎有自由心證之嫌。爲什麼我們的進步要到印度去享受成果？這是不通的。他從希臘、埃及講到印度。印度文化從埃及而來，多神的信仰是這樣進去的。說他們同源則可，說後者比前者進步，大不必。

以後馬克斯有「唯物辯證法」，這也是很粗製濫造的理論，把唯心弄成唯物的正反合！這些都是從啓蒙運動出來的。近代的西方思想幾乎沒有一樣不和啓蒙運動發生關係。

無神論，其實是不可知論。（因爲你是罪人，當然你不可能認識神。）聖經上明明講的，你竟不懂，所以你是無知論。我的弟弟就是不可知論。有三件事他叫人不要對他談的，就是信仰、政治和股票。今天這樣三不知的人很多。許多人以為找到了真理，他找到的是不可知的真理。其實，「可知」和「不可知」的界線，聖經解釋得非常清楚的。

還有「經驗主義」，也是啓蒙的產物，認定什麼事情都必須親自能經驗才算。這和「實用主義」有些相像，也是一種主義。「科學主義」認爲只要是科學就是好的，科學主義不是科學方法，科學主義差不多是迷信科學。舉例來說，中文叫「原子筆」的「原子」在那裏？但一叫原子筆，銷路就好，這不通之至的

不要怕它，它不能害你。你來到這裏以前，你認爲信耶穌是不合理的，我的話對這樣的人有用處。

現在我又要請你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：你要決志，把你的生命交給主耶穌。我說「不合理」，因爲你想不到你會信耶穌，但其實這是非常合理的；既然不再相信的攔阻，你就該信耶穌。

若是你還要尋找更多的理由，我希望我的話對你有用處；若是你一向無所謂，聽完這篇道也是無所謂，我就無法幫助你。若是一「科學與信仰」這個題目你有興趣，今天你應當知道，神使你明白真理的目的，不是聽聽說說而已，乃是要你來到祂的面前，接受祂、相信祂。

基督教的真理非常簡單，因爲它是真理，所以必須讓每個人明白。神愛你。你所以不認識神，是因爲人的墮落、敗壞與犯罪。人落在罪中，黑暗使他眼瞎了，他看不見神，只有憑理智來推想神，因此理智使你落在懼怕中。你怕今天你所接受的神，基督教所宣告的神，不是眞神，你怕你信錯了。

今天神的救恩臨到你，我希望你明白理性主義的不完全。啓蒙運動帶來了物質文明，但是對於人類的虛空毫無幫助。人拒絕了神以後，以爲他憑理智發展認識許多事情，不曉得他越來越貧窮、越來越痛苦、

名字不逕而走。還有物質主義、理性主義、進化論、自然神論、人本主義……林林總總，我們都能追根到啓蒙運動。

永生的思想

你知道你的信仰與科學比重如何嗎？科學在信仰之上？還是信仰在科學之上？科學能解決你一切的問題嗎？生命問題？永恆問題？有創造，才有永恆。

傳三：「神造萬物，各按其時成爲美好；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；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爲，人不能參透。」

神把永生的思想放在你我的裏面，人知道要尋找神。你的良心見證你對於你的生命不滿足，所以你要尋找神，但是神從始至終的作爲，人不能參透。

今天我講的話，只有對一種人會發生作用；如果你拒絕，定規不要信神，不管我講什麼，我也無法改變你。我的話只對謙卑的人有用處，不是我叫你謙卑，不是我比你、也不是你比我謙卑，才會信耶穌；不是我和你比、乃是你自己到神的面前。

我的話還對一種人有用處，就是那些落在理性主義陷阱裏的人。今天你看見理性主義的眞面貌，你就

越來越絕望。

沒有一個主義能滿足你，因爲人都是罪人。發明各種主義的人都不完全，他的思想有夠不上的地方，都有漏洞。反對的人尋找漏洞，使你所相信的主義落空與破產。

美國不是天堂，今年共和黨一下往右轉，明年後來，又不知道了。人都不完全。你要尋找一個眞正使你心中滿足的。除了耶穌基督，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。二千年以來，這個名字沒有使人失望過；若是你還不知道祂的能力，乃是你還沒有接受耶穌。祂能叫你心裏滿足，因爲祂是眞理。聖經的眞理非常簡單，每個人都能明白，因爲祂是對需要明白的人說的話。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是罪人。你並非不知道自己是罪人；乃是由於羞恥，你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罪人。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揭發自己的傷疤，會舒服嗎？但若是你不去碰這個傷口，病毒就在裏面，又痛又癢，唯有耶穌基督能醫治。

佳音

福音不僅告訴人，他是罪人，乃是告訴罪人好消息。因爲耶穌基督已經爲你死在十字架上，祂的血洗

淨你的罪，在神面前爲你說出美言。祂告訴神說：「我已爲某某人死了，因爲他是個罪人，我愛他，我爲他死了。」神說：「我明白，我接受你的血作爲赦免他的代價。」

福音告訴罪人，你有希望，告訴你耶穌愛你，告訴你只要現在來到祂的面前，祂永不丟棄你。凡來到祂面前的人，祂都能拯救到底。

我曾是理性主義的受害者，但是神拯救我，祂赦免我的罪，洗淨我的不義，祂把生命放在我的裏面，使我認識祂、經歷祂，使我得著安息，使我在祂裏面滿有喜樂。千萬不要把我今天的話當作無所謂，作決定的是在於你，如果你裏面理性主義的問題出去了，你就有自由來到神面前。因爲耶穌基督爲我們死，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寶座前，得憐恤、蒙恩惠，作隨時的幫助。我們親近祂，祂必親近我們。我們向祂求告，祂必定安慰我們。

我與各位一樣，曾在這裏渡過留學生的生涯。感謝主，在第一年裏我就遇見了主，所以我的生命，人生的道路完全改變。但願今天救恩臨到你身上，讓祂成爲你的依靠、你的拯救、你的救主。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
講於聖路易華人浸信會

海隅書簡

段永輝弟兄

誤會

被人誤會是最難受的。我們都不願被人誤會、也不願誤會人，可是人一生中這兩事都是免不了的，而且愈是理直氣壯，認爲自己從不誤會別人的人，恐怕愈常誤會人。旁邊的人或許說：有誤會、解釋不清楚就好了。但被誤會的人就知道，正是因爲解釋不清楚，所以才叫誤會啊！明明有理，卻說不清，天下真有這種事情嗎？是的，因爲誤會的產生，從不是出於道理，而是出於心理。

那麼我們是否也會誤會神呢？或者說，我們是否正在誤會神呢？（誤會總是「現在進行式」，對嗎？）有關於神的道理我們都聽了不少，「若真有神、就都能」這類的話我們也會講，可一個人心理若不願意接受祂，就會莫名其妙地在這道理上容讓自己對神繼續誤會下去。世人心無故的抵擋神，這是許多人都有切身經歷的一件事，也是誰也說不清的。禱告，求神改變我們的心，您就會發現有關神的道理原來是那麼一清二楚。